

在此忠乃起而禮謝曰不信玄言遂招此厄
儻非救技已為鬼錄矣其妻大恥彌加敬服

李婦食狗

師到濟南府臨邑縣有在城焦潤玉李過風
等十上戶修黃錄大醮分諸局次晝夜營備
每日四方善衆來如雲集將作醮之日侵晨
有數醮首詣靜位伺之師乃覺衆託侍者覆
云有在城李家新婦於殿前卒死願慈悲救
之師曰何不早遣乃頭不及簪披衣跣履至
於成生人元辰前取氣一口吹於死者頂門
中仍以袖拂之其人即蘇師迴靜位衆禮謝
畢師曰此人為食狗肉觸犯醮筵元辰譴責
正追付東嶽我與救迴良久其人方省告於
衆曰為我不信王大師故食狗肉來此看有
何驗今彼譴至黑暗中賴真人光明救迴衆
不可不信也

痼疾獲痊

師在北京華陽觀有按察副使嘉議大夫素
以刑政酷虐世號為羊截劔事親頗孝因母
染患數載千方弗驗每於公退輒承顏問疾

恨無計而代之有吏報云邇在京凡有病者
告王大師餘食食之立愈使聞之未及純信
然孝誠所使不可不為也遂往拜師乞餘食
師乃授之迴饋於母食之沉疾陡痊翌日請
師本廳朝服設拜捻香跪啓曰僕之好善始
於幼歲自及第為官恐妨王事固不宜使人
知也比年屢任斯職至於關西山東河南海
北靡不遍經嘗訪以釋門據所親見皆泛泛
之徒無可師者今幸遇真人乞垂法訓永奉
宗師結出世之因緣也師訓名清質號開真
子稽首拜謝畢齋供茶果留連抵暮送師還
觀

冤魂乞救

翌日副使烏林答清質糾集京城善衆議修
黃錄醮衆欣然而諾遂就華陽觀夙夜營備
洎附醮之家各搭蓋靈位向畢叩醮三二日
忽於靈位前有一人暴死復起行走張荒赴
一婦人意欲扯拽似有所訴之事衆為之隔
住著言門難乃曰着取難言衆曰爾若不言
人何以知徐曰我於年前都下當報事滿九

月九日迴到本家被妻於麵內藏毒將我謀
殺嫁其所往之人今知南方得道真人在此
作大醮我欲扯拽告真人乞垂救技我並無
親族又無知者百無倚託恐墮幽冥何時得
免若真人一去不得遇也言訖放聲痛哭觀
者愴然輒有隨師瑞州海陽縣奉道張二官
人緩止其哭語云爾既如斯明白已開具在
醮也此間醮罷我即請真人於海陽作醮再
與爾追薦即應謝而去其人復還如舊

精邪去宅

師到平州昌黎縣高真觀在城有前縣尉賦
性剛劣素不信善忽淹重疾俯仰踰年夜夢
顛倒心常驚悸親戚奴僕似此者衆復有鬼
怪相撓以妨飲食遂成羸弱不復起也以至
巫羞醫倦弗獲痊聞師在觀令人擡詣師
前師叱去扶人乃疑而未捨再怒叱方捨而
退病者悉能獨立師令近前又能行步似瘳
半矣師以自食餘物授之亦乃食盡良久輕
健若無病之時也師為呪水一瓶書符一道
教其用度禮謝而歸依命貼符於堂中即時

鬼怪現形至甚醜惡家人皆見用水灑之乃驚走入一坑中復於坑中灑之遂逼出大小六鬼擔抱提携而去再赴而灑之離宅漸遠以至形影消滅矣從此宅靜人安翌日孛家詣師焚香拜謝曰一生性僻剛劣不仁豈知道門有如此奇事邪遂大施錢財修建高具觀化在城二百餘家尊崇道教

鸞鶴集壇

瑞州海陽縣奉道張二官人請師至彼獨修下元黃籙大醮其中破用非止一端但忻然營備略無倦怠師預示衆曰此醮非常必垂嘉兆十三日申時發牒之次有鸞四隻鶴二十隻翔於空中良久西南而去十四日中朝行道師曰有報應日中則天師降現徐行道至午忽見雙鸞引群鶴翔於壇上及以五色彩霞光射衆目有人不信是鶴者數隻為之低飛回翔側示朱頂衆皆異之遂巡一鶴翩翻而落於壇前驅之即狎每日以食飼之但仰天而唳終不飛去待師於二十日將起程西邁焚香辭聖畢鶴乃迎師大唳數聲振羽

而翥空中盤繞三匝望西南而去矣即有滿城信士賀郎中等寫為圖而敬之不已

太上雲端

師自北方迴至德州重興鎮有前滄州節使光祿修黃籙大醮四晝夜乃潔已虔心依式咸備將行醮事師曰夫官高三品亦人間之極貴也復欽奉玄科懇懇不息乃感諸天懽樂當有非常之兆至第四日夜設醮之際衆忽見

太上老君乘五色明霞見於壇上方奏青詞師乃俯伏衆又見一童子僅及尺餘容貌奇絕衣服特異從師手鑪內起詣太上前如有稟覆之事焚詞畢方隱不復見矣光祿即令畫工寫其事跡衆各傳寫之凡所見聞皆歎古今罕遇也

體玄真人顯異錄

江淮異人錄

惟三

司馬郊

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被冠褐躡屐而行日可千百里衣褐不改作而常新所為羸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宣州開元觀自宣之歛時道士紹修默亦往歛州至城門遇之與同行修默避之先往至一鎮成方息於逆旅郊續至修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為已而更擊之既而互相搏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檢屍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旦乃行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曉乃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日已早過矣及到歛州問之亦然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

火焚之主人曰方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人共拜勸之郊怒不聽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人無敢近之者俄而火熾焰出於竹瓦之際人皆惶駭既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卧牀皆重灼而薦席無有焦者有朱翹者爲池州法祿郊過詣之謂朱曰君色甚惡當病我即去君病中能念我或呼我姓名當有所應翹不之信復十餘日果病熱疾數日甚劇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求祐初朱已病惡見人在已前有小吏陳某者常指使如意令人室侍疾亦叱去之家人守之戶外無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之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藥甚効當令更進一服家人驚曰比不令人入室陳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嘗居歙州某觀病痢困劇觀主欲申白官司先以意聞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既漸困篤觀主不得已乃口白縣令姚蘊蘊使人候問之郊曰姚

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怒忽起結束徑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觀主將捶之觀中道士共禮拜求救乃免嘗至洪州市中探鮮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鮮郊怒以物擊小兒中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素知其名方善勸說之郊乃極口罵怒虞候不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後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卧數日而卒臨終令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唯杖在焉

錢處士

錢處士天祐末遊於江淮常止於金陵楊某家初吳朝以金陵爲州築城西拋江東至潮溝錢指城西里餘荒穢之地勸楊買之楊從其言及建爲都邑而楊氏所買地正在繁會之處乃構層樓爲酒肆焉嘗宿於楊家中夜忽起謂人曰地下兵馬喧闐云接令公聒我不得眠人皆莫之測也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嘗見一人謂之曰爾

天罰將及可急告謝自責人曰我未省有過錢曰爾深思之人良久乃曰昨日飲食不如意因怒其下棄食於溝中錢曰正是此爾可急取所棄食之乃取之將以水汰去其穢俄而雷電大震錢曰急取穢食之如言而雷電果息嘗有人圖錢之狀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也人不之悟後有僧取其圖置於誌公塔中人以爲應後烈祖復取之入宮陳於內寢焉又每爲譏語說方來事言袁氏之柞曰髣髴之間一倍楊初吳氏有江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故髣髴倍之耳

聶師道

聶師道歛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爲歙州刺史其兄方外爲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往詣方外至於郡政咸以諮之乃名其山爲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居是山因號爲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晚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

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潔可以解及病危因復勸之人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為汝先嘗之乃取啗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為歙州當唐祚之季詔令不通宣州田頌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人頗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乃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遊兵革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絕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真道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為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為盜取吾財以救飢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其處出無巡人可以不無患盜如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

師道至龍虎山設醮道遇羣盜劫之特加害其中一人熱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以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曰其即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為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于廣陵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嶽使者以為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師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既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見五鶴冲天而去

于大

于大居洪州西山中無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聖宮以花置道像前道士為設茶置之食案須人退于及取飲飲訖置茶盞於案長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有少年好道欲往事之而不能得一日少年拜曰願事先生于走不顧少年逐之而持其衣于驅之不去上山渡水不暫置之至一處臨水而坐問少年曰願渴否曰然懷中

出物如茶未與之曰置此口中掬水下之如言須臾因睡及覺失之矣

李夢符

李夢符者常遊洪州市井中年可二十餘短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挿花徧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令為歌詞應聲為之初不經心而各有意趣鍾傳之鎮洪州也以其狂妄惑眾將罪之夢符於獄中獻詩十餘首其略曰挿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竟亦不罪後桂州刺史李瓊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乃其弟也請遣之鍾令求於市中旅舍人曰昨夢符不歸因爾不知所終

劉同圭

劉同圭者居洪州詣艾氏家賃其屋而居家唯翁媪而已旦持一筐葷實之夕而醉歸積久隣人怪之夜穴壁窺之見出一缶土以水嚙之須臾葷生及曉刈之後翁病謂媪曰我死必置一杖於棺中及卒如其言初舉棺以出人覺其重及至半路漸輕如無流蕩其棺

唯覺杖在其中發之獨得杖耳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稍為詩句往往有嘉旨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奇異之事召之入宮益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見上多持簡精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為詩句題於牆壁自稱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巖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益復為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預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須大其能手先生曰試為之殆亦可上乃取水銀以礮紙重覆聚之封題甚密先生內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常不信下妾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

周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為銀矣又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為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實之削為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坐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亦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為錠銀而刀迹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為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為壽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清泚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為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為之曰試為應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瑠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選又視之見瑠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備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為設之

益令官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寔室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為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太慾亦略同於常後亦竟以疾終古者神仙多購跡混俗先生三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常聞其事而宮掖秘奧說者多異同及江南平在京師嘗詣徐率更游游即義祖之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其事備為余言

潘辰

潘辰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鷄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辰敬其老許之時大雪辰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辰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中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傾之極飲不竭辰驚益敬之及至岸謂辰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辰自是所為詭異世號之為潘仙人能掬水銀於手中接之即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

曰此可以為戲今以物遞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為魚矣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崩亮者常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屐過於門主人召之乃至因謂屐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屐曰可願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為戲因就假之既至屐乃出一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合聚之砧復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替本誦所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間點竄塗乙悉能知之所為多此類亦不復盡紀後亦以疾卒

潤州處士

潤州處士失姓名高尚有道術人皆敬信之安仁義之叛也郡人惶駭咸欲奔潰或曰處士恬然居此必無恙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所親挈家出郡境以避難有女已適人不克同往託於處士處士許之既而圍急處士

謂女曰可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難女乃取家中一刀以往處士刀邊以手抑按之復與之曰汝但持此若端簡然伺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無患如言在萬眾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數十里村店中見其兄亦在焉女至兄前兄不之見也乃棄刀於水中復往兄乃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復令取刀持之則不能蔽形矣後城陷處士不知所之

洪州將校

鍾傳之鎮洪州也嘗遣衙中將校晏某使於浙中晏至杭州時方寒食州人出城士女圍委晏亦出觀之見翁姬二人對飲於野中其翁忽爾乘雲而上萬眾喧呼姬仰望哭翁為下十數丈以手慰止之俄而復上極高而沒洪州艾氏其先識晏親聞其說

史公鎬

史公鎬者江南大將史公鉉弟也性冲淡樂道未嘗見其喜怒人或干之亦不以介懷既貴盛衣服鮮楚每至人家必解衣而坐不以

賓主為意及去誤著他人故弊衣亦不之覺也或持其衣逐之方悟乃易之兵部尚書張翰典銓公鎬求為揚子令會已除官不果翰見其曠達多可試謂之曰且為揚子尉可乎公鎬亦忻然從之後為瑞昌令卒於官時方晴霽而所居宅上獨雲兩人有望見雲雨之上有一人緋衣乘馬冉冉而上極高而沒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嘗有婦人鬼所附著家人或髣髴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與婦共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縛及火至正見捉已所繫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乃往詣江江曰吾雖能禦之然意不欲與鬼神為讎爾既告我當為逐之令歸家灑掃一室令一童子烹茶待吾王無得令人輒窺如其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出迎客果見一綠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常有人入山伐木因為鬼物所著自言曰樹乃我之所止汝今見伐

吾將何依當假汝身爲我窟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呼問之鬼且以告且求救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空屋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置名與之戒之曰至室屋棄之如言而病失又嘗有人爲夢鬼所撓其家置圖書於樓上皆爲穢物所污以告之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使去之如言三日開之穢物盡去圖書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李勝

書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曰雪勢若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所詣吾能往之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爲我取之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携書而至星子距西山凡三百餘里也游帷觀中有道士嘗不禮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

道士閉戶寢於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七首道士起見所卧枕前挿一七首動勢猶動自是改心禮勝

建康貧者

建康開城之東郊壇門外嘗有一人不言姓名於此面野水搆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兩事餘無他物日日入城乞丐亦不歷街巷市井但入寺道遙遊觀而已人頗知之巡使以白上上令尋迹其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貧者衲衣見其劇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不受強與之乃轉以與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觀其所向乃毀屋移於玄武湖西南內臣張謀果園多荒穢亦有野水復於水際_世居之時大雪數日園人不見其出入意其凍死觀之見屋已壞曰果死矣遂白官司既發屋視之則方熟寢於雪中驚起了無寒色乃去不知所之

陳允升

陳允升饒州人也人謂之陳百年少而靜默

好道家世弋獵允升獨不食其肉亦不與人交言十歲詣龍虎山入道棲隱深遠人鮮得見之者家人或見之則奔走不顧天祐中人見於撫州麻姑山計其去家七十年矣而顏貌如初昇元中刺史危全諷少知其異迎置

陳曙

郡中獨處一室時或失之嘗夜坐危謂之曰豐城橋美頗思之允升曰方有一船橋泊牢城港今爲取之港距城十五里少選便還携一布囊可數百顆因共食之危嘗有姻禮市黃金郡中少不足用頗呵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能爲之乃取厚紙以藥塗之投於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後危與吳師戰允升去之曰慎勿入口中全諷不知悟果敗於象牙潭

陳曙蘄州善壇觀道士也人謂爲百歲實亦不知其年步行日數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虛一位以待之遠近必至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息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數日而使者至再召竟不行保大中常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俄而淮

上兵華人以為預知也後過江居於永興景屋廢觀結廬獨居常有虎豹隨之人亦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斂而遍體發汗焉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口大時人謂之張大口吳太祖在宣州常給諸將鎧甲訓所得

故弊不如意形於言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耳明日吳公謂張曰爾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

吳公移廣陵章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駕弱訓亦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為言公曰爾家事神耶訓曰無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賜張訓甲甚弊當為易之乃

吾問汝果然乃為汝易之今賜諸將馬信夢前珠衣婦人告予曰張訓所得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訓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我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

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廚見甌中蒸一人頭訓心惡之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為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指一婢曰殺我先殺此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為刺史

董紹顏者能知人嘗詣鄂州節度使李簡簡出諸子以侍紹顏時有平頭小兒何敬洙侍簡側紹顏曰諸子亦皆貴然不若此平頭也後敬洙累授節鎮為時名將焉義祖鎮潤州紹顏在焉常閱衙中諸將杖品第之有藍彥思者謂紹顏曰爾多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郎君非善終者彥思曰吾軍校死於鋒刃事吾事也何足言哉紹顏曰汝寧得好鋒刃之下而死乎後郡中稍有火衙中亦為之備盛造桶以貯水而軍人因是持桶刀為亂彥思死於難焉

董紹顏

魏王軍士

義祖子魏王知證鎮宣州有軍士失姓名家唯夫妻而已一日夫自外歸求水沐浴換新

衣坐繩牀而終妻見之大驚曰君死耶於是不哭亦沐浴換衣與夫對坐而卒魏王因並塚葬之

沈汾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之曰我若死爾能哭我乎妾甚愕曰安得不祥之言因問之對曰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強之不已妾走避之汾執而扶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二妾左右擁掖而哭畢視之汾已卒矣

虔州少年

虔州將校鍾某者泛舟之廣陵經太和成泊舟登岸見一少年貌甚端雅亦求同載往楊州鍾許之遂同行因江次上岸共行市中見屠肆有豕首欲市之而無錢少年曰此亦小事及還船出豕首於袖中因曰適以無錢而取之今當還其值乃復至屠所謂曰吾先付爾錢少頃運取肉屠得錢乃不復取肉及至廣陵與鍾同舍於逆旅一日有輕俠數人行

一一一八

戲至店中少年指一青衣曰此必今夕為盜耳宜備之鍾不甚信中夜覺穴壁聲伺其已穿引首過竇乃舉燭急持之果少年所指者因謂盜曰汝未獲財不欲殺汝遂聽其去後忽謂鍾曰不可久處促之歸去鍾如言及至日沙而朱瑾殺昌化城中驚擾焉十六

閩中處士

閩中處士張標者有道術能通於冥府或三日五日卧如死而體不冷既蘇多說冥中事或言未來一一皆驗郡中大信之王保宜者唐末為閩師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溺死其孫侃留居閩中因家人疾請標禱於冥府標從之因曰見君之先父在水府有冥職言其家事委曲一一皆是

洪州書生

成幼文為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牕一日坐牕下時雨霖泥渾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鞋鞋墜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未有食待賣鞋營食而悉為所

污有書生過憫之為償具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愠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日旦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擲之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傳於頭上捽其髮摩之皆化為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重門皆鎖閉而失所在

穆潭漁者

吳太祖為廬州八營都巡警至穆潭鰓於江岸有漁父鼓舟直至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霸也因四指曰此皆公之山川吳公異之將遺以物不顧而去

瞿童

瞿童字栢庭以字為名辰州辰谿人也華眉廣頰長華秀目勤事而寡言大曆四年西川潰將楊林為澧陽守不戢部下兵縱其黨費

子華率千人假道武陵以五溪五溪之人逃難四散時栢庭十四侍母走武陵寓居崇義鄉烏頭里桃源觀道士黃山寶偏宅栢庭因山寶願師事上清三洞法師黃洞源山寶引覲具道栢庭志洞源辭以栢庭奉母須甘旨山寶曰栢庭母在山寶廬幸有繼給倘蒙收拾貧賤所望容納洞源許之後亦時給栢庭母衣食僅二周載六年正月栢庭喪母既葬服勤事洞源不懈凡事役力辦不倦拋棄惡食必興愛惜辭而飯之七月洞源買藥至襄陽市每入市令栢庭持藥索栢庭必閉目處中洞源讓曰處眾而睡人奪汝勢栢庭曰非有睡也問眾之喧喧耳九月洞源南歸行及宜城去襄陽百餘里洞源遽曰香爐捐主人奈何栢庭請復取白洞源暫休以俟不時頃持爐還洞源驚問答曰尊師方在途恐留滯故疾行洞源信然七年二月朗州刺史胡叔清招洞源下郡赴之留栢庭山中植果樂踰二十日洞源來栢庭一不詰之答曰自尊師去州抵於僊林尋僊穴洞源問所尋何見答

曰見石室石牀石几洞源曰石室何許曰約去一里半洞源疑而不窮又旬相庭於葦園中得一碁子捧呈洞源曰秦人碁子洞源異之曰誰為謂汝為知其然復曰是誠秦人碁子洞源諦視之狀若小龜光潤如玉遂貯錄囊中後因閱錄開囊緘記如舊亡碁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願屈歸巖洞時久霖雨澍洞源既未決信竟不果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所洞源命相庭河畔視船往復不二里及千方回洞源訶之來何遲相庭曰觀西南十五步許有小橋橋上遇一老尊負杖掛物呼令隨去相庭不敢由是晚三十早朝梳常所布帶以一紙繩束腰跣足履草屨昇尊殿及洞源嚴修之處各焚香跪拜既而辭洞源又拜洞源凭几問曰汝辭吾安往答曰歸僊洞洞源曰吾隨汝可乎曰不可洞源又曰何為不可相庭曰前時尊師不決去迺今不可因諭洞源當以時遷樓洞源曰十年易居昔賢遺旨吾有志矣今汝去何時復見答曰期十年八年洞源欲留之不尅即聲命同觀道士朱

靈晉曰朱老師看僊人來靈晉視相庭曰童子今日顏色異常光輝洞源門人胡清鑄朱神靜童子陳景旸譚伯璉偕園囑相庭服短布衣烏縵巾逡巡却行三移步忽然不見洞源與道徒皆愕眙庭際有一栗樹謂暫旁立洞源曰得無映樹乎求之無踪即聲鐘集觀戶將過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十一年兄僊信從辰州來聞弟登僊至桃源又師事洞源為道士巖薛兩茂遊嵩山失所止建中元年四月洞源遷居江州廬山貞元五年十一月復遷居潤州茅山十八年春潤州郵檄人於延陵縣界見一少年前行行如人郵者促步期及竟不能迭延陵闕茅山三十里郵人望見徐步入山門是日女道士蕭伶然在鶴臺覓少年持小漆函蓋貯素書直未及門舉一足履闕冷然問曰汝為誰答曰瞿相庭因問冷然黃尊師何在冷然指示路處髣髴記有相庭名卒然不悟久之忽了辨即攝衣詣洞源問瞿相庭來乎洞源唯唯不明諭秋八月既朔之旬洞源謂門

弟子曰吾將蹈滄海為備裝或以未可行為請踰一年當午洞源化真造曰代人傳瞿童登僊之跡皆怪異可感予自幼歎武陵守至之日則詳詢舊老迺詭詭加甚值暇日遊沅江滄浪合流聞之於漁人曰相庭有同學陳景旸已五從居今復為桃源觀道士易名通微又改正長始均執勞久練行事傳疑百說不若一見予得言忘食遂命逐之未獲至若不克見及期而朝門吏導景旸前庭冠青羅冠碧綠衣冰顏雪膚皓髭蒼眉端簡足跡蕭容陳詞予不知幸之喜之至也既至休館徐徐閱所感景為具辨因裂積直紀用祛後疑長慶二年五月三日朗州刺史溫造過上清三洞道士陳通微傳實此記乃簡與觀劉景為好事者磨去重刻

江淮異人錄

惟存碑例數字